

桃之天天
系列01

晋江

沈柯这辈子，永远差临门一脚，
可老天爷还嫌她不够杯具，
一盆盆把她砸到古代去继续杯具……

公主，不可以



【桃之天天】首本穿越女尊

晋江爆笑穿越巅峰之作
公主驾到！坐等绝美男宠爬上船。

穿越女沈柯的杯具人生：

恋上男宠？不可以！男宠是好细！选择“神仙”师傅？不可以！师傅是妖魔！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心挂，不可以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席 江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主, 不可以 / 席江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313-4100-0

I. ①公… II. ①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6456 号

公主, 不可以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刘芳英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冯 娟 刘思月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393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100-0

定价: 16.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CONTENTS

目录



001 **第一章** 穿越公主一枝花，十二男宠苦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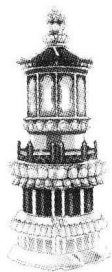
031 **第二章** 威武是能屈的，富贵是能淫的

051 **第三章** 我想要公主你

075 **第四章** 狗尾巴草也有春天

097 **第五章** 世界如此后妈，我却如此娇花

117 **第六章** 师傅的嘴唇，好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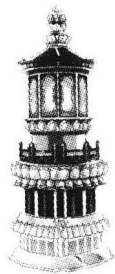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 139 **第七章** 浑蛋江封，你凭什么
- 105 **第八章** 记住，你是我的了
- 100 **第九章** 究竟是谁负了谁
- 207 **第十章** 江封，我要的是师傅
- 208 **第十一章** 我用所有换你一世无忧
- 247 **后记**





第一章

穿越公主一枝花，十二男寝苦哈哈

沈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杯具”。

小学升重点初中，差了一分；初中升××师范附属高中，差了一分；苦哈哈埋头读了三年，眼镜从三百度涨到五百五十度，谁知高考发挥失常，差一分上第一志愿，最后只进了一所二流的大学。那时沈柯暗想，这倒霉日子总该到头了吧？

岂料四年下来，她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悲剧的人生没有终止。考了六次英语四级硬是一次没过，拿她老妈的话来说：“我就是用那些钱去教只鹦鹉，都能好过你！”

好吧，如果要问这二十二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沈柯一定红着脸傻笑道：“我找了个很好的男朋友。”

沈柯的男朋友秦朗，一米八〇的个头，阳光帅气，又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人缘也极好，自然成了无数女同胞梦中的白马王子。沈柯走在路上不止一次听到女同学说：“秦朗昨天好帅哟！你没看他投篮的姿势，就算流川枫、樱木花道、三井寿全加起来都比不上他！”可是，“唉，可惜呀，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沈柯很淡定地做了四年花肥，反正秦朗说了，毕业他们就结婚。

大四下学期的那个傍晚，沈柯捧着在宿舍里偷偷用酒精炉煮的饺子给秦朗送去，当她穿过校园里那条幽静的小石板路时，忽然瞥见两道人影在假山后搂在一起。

沈柯脸上发烫，本着“非礼勿视”的原则，她想装作没发现悄悄溜过去，却在这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小梅，我喜欢的是你呀！可是沈柯，她说如果我提出分手她就跳楼，我……”

沈柯手里的饭盒砸在了地上。

“谁？！”

“小柯！”

假山后露出的那张英俊脸庞上布满惊慌。沈柯望着他，干笑了一声：“我住一楼，跳了也死不了。”她深吸一口气，吼道，“秦朗，你TM就是个浑球儿！”

说完，抓起地上的饭盒往那人头顶上砸去，又准又狠。

“柯！你听我解释，你……”

沈柯甩开拉住她的手，抬腿一脚踢在秦朗的膝盖上，痛得他蹲了下去。然后她一甩头发，气冲冲地往回冲。

“浑蛋！”走到宿舍楼下，沈柯一边骂一边使劲踢墙壁，猛然听到上方传来尖叫声。她抬起头，只见一个黑影飞速下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嘭的一声砸在了她的头顶，一阵剧痛后沈柯昏了过去。

沈柯的意识恢复时，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场梦。这不还出现鬼压床了，连喘口气都难，全身像散了架般痛。直到一条濡湿灵活的东西从她的齿间钻了进去，在她嘴巴里攻城略地，挑起她的舌头纠缠，她才猛地一震，睁开了眼睛。

“你、你、你干什么？！”

沈柯望着咫尺处那张完全陌生的脸，吓得连说话都结巴了。再看向自己的身体，浑身的血液都涌上脑子！一丝不挂的雪白躯体上，全是青红的抓痕和淤伤，还有些咬痕……

刹那间，沈柯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昏过去。

压在沈柯身上的那个男人见她醒来，抬手抹去了激吻后唇边挂着的银丝，嘴角勾起一抹邪佻的笑意，看得沈柯毛骨悚然。

“我一定是做梦，一定是的！”沈柯不停地念叨。虽然她不是花痴女，可是眼前这个男人那俊秀的模样，真没必要当强奸犯！

突然她发现那男人又把手伸向了她，沈柯急得大叫：“你别动！你再碰我，我要叫了呀！”

男人像听见了什么笑话似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低沉磁性的声音刺激她的耳膜，心都跟着颤了颤。

稍后，男人用力捏着她的下巴，痛得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沈柯，你叫呀，我最喜欢听你叫了。”

“你放手！”沈柯使劲地推他。这个强奸犯竟然还知道她的名字，太可怕了！无论如何，先逃再说！

趁他不注意，沈柯也顾不得害臊了，抬起膝盖，猛地撞上顶在她大腿



上的那个坚硬滚烫的物体。

男人始料未及，大叫一声，松开了她，捂住受伤的地方吼道：“贱人！别以为你是郡主，我就不敢动你！你不过是前朝郡主，还真当自己是金枝玉叶！”

沈柯抓向衣服的手在空中顿了顿。

等等，他说什么来着？郡主？前朝？

沈柯浑身打了个哆嗦，抬头看向四周。雕梁画栋的屋子，处处透着一股古典雅致，精美的瓷器摆设、木格子窗棂、还有身下的雕花红木床……

她再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肤若凝脂，柔若无骨，十指纤纤如葱管。很美，但这不是她的手。几缕乌黑柔亮的头发随着她低头的动作滑至胸前，沈柯抓住使劲扯，头皮痛得她龇牙咧嘴。

头发不是她昨天才刚染好的一头棕色卷发，还有散落在地上的那堆衣服，明显不是她今天穿的T恤和牛仔裤……

沈柯眼前一黑，差点儿昏了过去。

她穿越了，她竟然被一个花盆砸到穿越了，而且还穿越到了“强暴”现场！

试问，有什么比强暴更可怕的事吗？

那就是你是被强的那一个。

“贱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在她激烈地做思想斗争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光着身子扑了过来，将她的手臂一拽，又拉了回去。沈柯对上他几乎要喷出火的眼，蓦然醒悟了，她的穿越，还是虐恋情深版的。

按照她博览各大网站穿越文的经验，这个一开始强暴她的人如果是“男猪”，今后会把她虐了再虐，虐了再虐，虐得她天天一边落泪，一边吐血，然后还非君不嫁；或者她今后把这个男人虐了再虐，虐了再虐，虐得他天天一边QJ，一边吐血，然后就非卿不娶。

沈柯第一次想要对老天爷竖起中指。

您敢这么不给力吗？不过眼下，她根本没空对天竖中指，眼看着那男人把她的双手压在头顶上，马上要上演虐恋情深版里必不可少的戏码儿，

沈柯连忙叫停：“你先听我说！我不是……”

房门突然在这时被踢开了。

冷风灌了进来，冻得沈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原本空荡荡的房子被突然闯进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沈柯扫过面前那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庞，几乎崩溃的脑子当机了一秒钟后余下唯一一个念头：这算不算捉奸在床？

按常理来说，在险些被QJ的紧要关头被人打断，是很庆幸的事。而此刻沈柯应该做的是掀起地上那件撕成碎片的衣衫，先不管春光乍现遮不遮得住，颤抖着秀肩缩到墙角，哭得梨花带雨，用眼泪无声地控诉着暴徒刚才的恶行才对。

沈柯也真的那么做了。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闯进来的那些人和床上那个脱得光溜溜的暴徒，突然一起朝她跪了下来。

“公主，今日这出《催花记》，可算合您的心意？”

沈柯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你、你、你说什么‘催化剂’？”

那个问她话的太监急忙回道：“回公主，《催花记》是根据前前朝落红郡主，也就是前朝一代名妓小甜甜生平改编，由本朝大才子柳三公子倾力打造，讲述了落红郡主跌宕起伏催人泪下的一生。今天公主排的是第三卷第十九回，‘身陷风尘花残蕊，夜夜空把泪珠儿垂’。”

沈柯听人说过，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野兽。而她现在，真正体会到这只野兽在她身体里咆哮。

这是什么狗屁穿越！！

沈柯探出自己的手臂，颤巍巍地指着上面那些青红相间的淤伤问：“这、这、还有这儿，又是怎么弄的？！”千万别告诉她，这个所谓的公主大人，是个受虐狂！

那说话的小太监抬头瞥了她一眼，诧异地回道：“公主您忘了，这是您让七公子画上去的，说这样演起来更逼真。”



沈柯傻眼了。

那个跪在地上浑身赤裸裸的“暴徒”忽然开口：“封七这点雕虫小技，让公主见笑了。”说话时勾魂的桃花眼微微挑起，看得沈柯傻得更彻底。

她浑身哆嗦地指了指“暴徒”：“你就是他说的，七公子？”

封七撇了撇嘴，委屈地嗔道：“公主是在演失忆忘了封七吗？”

沈柯仿佛没听见，手指一转指向自己：“我是公主？”

“是呀，您是长乐公主。”封七的语气中透着些许怪异。

“我让你来，强暴我？”

默然望了她片刻，封七忽然裸着身子站了起来，优雅地走向她：“公主，您不舒服吗？要不要封七把御医叫来瞧瞧……”

“你给我站住！”

封七应声停下脚步。

沈柯愣愣地看了看他，然后又看了看身旁的床头柱，一闭眼狠狠地撞了上去。

老娘宁愿死，也不做变态！

“我失忆了。”

沈柯醒来后，对着跪在床边的那个小太监整整盯了一炷香的时间，眼睛都没眨一下，开口只说了这句话。

听到这句话，小太监张着嘴愣在原地。倒是从他身后传来一道低沉悦耳的声音，淡定地道：“所有人都退下，今日在这房中的所见所闻，不得声张。不然，”话语微顿，“整座锦绣宫，谁都别想活命。”

屋内的几个侍女面色苍白如纸地退了出去，把门紧紧关上。小寇子猛地一颤，眼睛红红的，咧开嘴竟哭了出来：“呜呜呜，公主，公主你倒是真的会演呀，真按照剧本上写的往床柱上撞。”

沈柯那一瞬间，很有再撞一次的冲动。好在她额头还在痛，所以还能记得“冲动是魔鬼”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封七说完那段话，绕到床边坐下，垂眸看着她。这时候他早已穿戴整齐，一身湖蓝色的宽袖锦服，华美而不张扬，妥帖地包裹住他颀长的身段，越发衬得面如冠玉，星眸含情。

他探出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袖口银线绣的祥云辘边儿在沈柯眼前晃着：“公主，还疼吗？”被人关心的感觉自然不会差，沈柯感动地点了点头。

封七叹着气收回了手，对她娓娓道来：“公主，您是商国绥阳帝的九皇女，名号长乐，您现在所住的宫邸叫锦绣宫。绥阳帝有六位皇子，十位公主，而三月之后是您的及笄典礼。皇上特意邀请了七国的十六位皇子贵族，要为您选定驸马。”

沈柯的下巴差点儿掉到地上了。

“所以，”封七微眯起眼睛笑了笑，“今后的三个月，便辛苦公主了。”

沈柯深深地觉得，他说这句“辛苦”时，眼角闪动的笑意异常诡异。

等屋里所有人都走了，沈柯因为额头痛，还有对这个陌生世界的恐慌，半天也无法睡着。

她想起家里的父母，想到他们知道自己出事后一定很伤心，胸口就闷得难受。沈柯侧了侧身，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张英俊的脸，心中涌起一丝酸楚。呸呸呸，我才没想他！那种花心大萝卜，谁爱要谁要去！

沈柯赌气地踢了一下床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睡吧，说不定这真是个梦，就像那个《盗梦空间》里演的，等明天一睁开眼就能听见下铺的小胖子如火车开过似的呼噜声了。

胡乱想着这些事情，睡意慢慢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便合上眼睛睡着了。

第二天，小寇子来为她换了伤药和纱布，其间用散淤的药酒帮她揉了半个小时，差点儿没把她额头那块皮磨掉。

沈柯龇着牙，痛得连脸都扭曲了。这时候那个叫封七的人走了进来，递给她一本书。

“公主，这是封七连夜写好的，将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记在了书里。”

沈柯接过随手翻了几页，除了少数几个字，其余的她就算是连蒙带猜都不认识。她把书还给封七，很坦白地说：“这些字我看不懂。”

正在帮她上药的小寇子手一抖，褐色的药水洒到锦缎被面上，晕出大大小小的斑点。



“公主，您连这些都忘了？呜呜呜，当时你怎么演的呀，真按照剧本上写的往床柱上撞？”

沈柯暗自翻了个白眼，自从她醒过来，这个叫“小扣子”的小太监就在她耳边碎碎念着，听得她心肝脾肺肾都揪了起来。她连忙打断小寇子：“小寇子，我饿了，你帮我把饭端来吧，谢谢。”

“公主，您这句话有两处地方不妥。”封七忽然接话，“第一，不能称‘我’而是‘本宫’；第二，对我们这些奴才，不能说谢谢。”

奴才？沈柯望着面前气定神闲的封七，不禁摇了摇头，不像。

封七看出了她的狐疑，嘴角微扬：“封七和小寇子的确不同。他是内侍，而我，是男宠。”

那么云淡风轻的口吻呀！

“男、男宠？！”

她瞪大了眼睛盯着封七，听见他接着说：“除封七之外，锦绣宫里还有十一位公子。按照被接进府的时间，分别称为大公子、二公子，以此类推。不过眼下情况特殊，公主不宜立刻接见他们。”

沈柯脸色苍白地摆了摆手。不用见了、不用了。她忍不住问：“皇帝也不管管？”再怎么，这种事情宣扬出去皇帝也丢脸呀！

小寇子回道：“皇上当然管了。”

沈柯松了一口气：“那他们怎么还……”

“皇上说了，被公主看上是公子们的福气，进府后他们该尽心竭力地服侍您。谁敢对您不敬呀！”这是什么国家呀！公主可以堂而皇之地养小白脸，皇帝不仅不管教，还为她撑腰！难道……我穿越到了女尊国？！

沈柯脑中灵光一闪，刚要出声询问，忽然听见一个刻意拔高的声音在门外喊道：“公主，皇后娘娘在大厅……”随后被一个女声幽幽地将话头截下了：“不用传了，本宫进去与皇儿说几句话就走，你们都在门外候着吧。”

小寇子站在床边双腿直打哆嗦，面色苍白地喃喃：“惨了，皇后娘娘来了，这下死定了。”

封七微微蹙眉，迅速地把外衫脱了下来，扯开寝衣的衣襟，侧身搂住了沈柯：“小寇子，快放下纱帐，假装公主还没醒。”

沈柯被他抱在怀里，陌生的男性气息萦绕着她。她怔怔地抬起头望着封七精致完美的下巴，还那双勾人的桃花眼，只觉得心头一颤，不由得问：“你叫什么？”

封七低头看她，回道：“封七。”

“你的真名。”

“江封。”

房门被推开时，沈柯震了一下，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随后感到环在腰际的手臂紧了些。一想到有江封在，她顿时没那么紧张了。

皇后莲步轻移，徐徐地踏进屋内，望了一眼垂下的纱帐：“公主还没起来吗？”

小寇子本就腿软，被皇后一问，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伏在地上应话：“回皇后娘娘，公主还歇着。”

“这孩子。”皇后话里全是宠溺的意味，吩咐小寇子，“待会儿她醒了，让她速速进宫，就说本宫有要事找她。”

“是，奴才一定把话转告给公主。”

“嗯。”皇后微微侧身正打算离开，却在转身的瞬间，停下了脚步。

沈柯一口气卡在喉咙里，憋得她满脸通红，却又不敢咳嗽。

“这屋子里，怎么有股药味？”皇后幽幽地问。

沈柯的心漏跳了一拍。

糟了，一定是早上小寇子为她擦的药酒的味道。现在是秋天，门窗关得严实，空气不流通，所以味道散得慢。

小寇子吓得脸都白了，跪着一动不动。

皇后见状，语调一沉：“小寇子，是公主哪儿受伤了？”

小寇子肩膀抖得像秋天的落叶，一个字也不敢说，只觉得这颗脑袋今天八成是保不住了。

“将公主叫起来。”

小寇子继续抖肩膀没吭声。

“难道要本宫亲自去叫不成？”

短短的几句话，吓得沈柯手心冒了一层冷汗。她暗自感叹，不愧是后



宫之首，这气度这架势，御姐气场全开。

屋内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

沈柯突然觉得背后一空，紧贴着她躺下的江封忽然坐了起来，状似刚刚才从睡梦中惊醒似的，懒懒地撩起纱帐，眼神迷离地望了一眼外面，然后面色顿变，翻身下地，跪在了床边。

“恭迎皇后。”

皇后看见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公主呢，醒了？”

江封沉稳地回道：“请皇后稍等，奴才即刻为公主更衣。”

“不用了。长乐，是母后。”皇后说着，让江封帮她掀开纱帐坐在了床边，探手摸了摸沈柯披散在枕边的乌黑发丝，“你呀，爱赖床的毛病总改不了。等以后有了驸马，也这般赖着怎么成？”

“咳咳咳！”沈柯憋在喉咙里的那半口气顿时呛了出来。

“怎么了，长乐？”皇后一急去扳她的肩膀。

沈柯死倔着不肯转身，只差没哭出来。你说皇后知道了她是假公主，会不会让道士收了她的魂儿？然后把她的魂儿锁在××塔下面，直到灰飞烟灭……

沈柯有了死的觉悟，却没了死的决心。

见两人僵持不下，江封忙佯装为沈柯披上外衫，欺身凑到她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别怕，有我。”

别怕，有我。

这话仿佛有魔力一般，沈柯顿时觉得没那么紧张了。她顺着皇后的动作转过身，迎上了一张雍容的美丽脸庞，瞬间看呆了。

大美人呀！

皇后看到她的那一瞬可没有这么好的心情，脸色陡然一变，指着她的额头问：“长乐，你这是怎么了？”

“啊？”沈柯很没出息地沉浸在面前的美色中，懵懵懂懂地抬手顺着皇后指的地方摸去，“这里吗？哦，是我自己撞的。”她说的可是大实话。

“你手臂上！”皇后一把拉过长乐的手将寝衣的袖子高高捋起，又把她胸口的衣领扯开来瞧，像是瞧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顿时花容失色，霍

然旋身一记耳光扇了下来。

啪的一声脆响，还带着回音，把沈柯所有的迷糊都打跑了。当她瞧见垂首跪在床边的江封侧脸上慢慢浮现的那五道红痕，惊得弹坐了起来：“干吗打他呀？”

“来人，把这些侍候公主不周的狗奴才都拖下去。”皇后站起，冷冷地道。

“慢——”沈柯连忙跳下床去拦住皇后，捞起自己的袖子露出臂上一条条青红相间的淤痕，在皇后眼前晃了晃，“都是假的，易容，易容术。”

皇后表情微滞。

江封不紧不慢地道：“回皇后娘娘，是奴才为了配合公主排戏画上的。”

皇后略微消了气，拉过沈柯坐在自己身边，责备道：“既然是假的，怎么不马上洗了？这样留在身上多骇人。”

沈柯朝她笑了笑，心脏仍旧怦怦直跳。妈妈呀，这皇后变脸比变天还快，真可怕。

一旁的江封又代她回道：“禀皇后娘娘，公主为了不让妆容被汗水弄花，特意让奴才用了永墨和四灵朱砂画成，所以一时无法用清水洗去，等三日后面色自然会消失。”

“你呀。”皇后闻言秀目微瞪，伸手在沈柯脸蛋儿上捏了一把，“以后有了驸马，可不能再与这些奴才厮混胡闹了，知道吗？”

沈柯连忙乖巧地答应，只盼皇后有话快说，说完快走。

果然，皇后也不是拖泥带水的人，直接切入主题面带喜色地道：“长乐，你父皇特许你明早一同出城迎接景国使臣。本朝那么多位公主，唯独你有这个资格，可见皇上是多么疼爱你。”

皇后漂亮的杏眼因为喜悦而闪闪发光，沈柯却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接见使臣呀，皇帝、皇后、文武百官都在，还有那些王爷皇子们……她一个都不认识，什么礼节都不懂，她这个冒牌货会不会当场被拆穿？会不会死得很惨？

沈柯脑子里闪过“清朝十大酷刑”几个字，整个人顿时一激灵。

皇后瞧着她的神色，抬手在她额头上敲了一记，刚好敲在那个肿块上，痛得沈柯死绷着面部肌肉才没龇牙。皇后嗔道：“你真是玩疯了，弄出这么一身乱七八糟的东西。记得明日用衣服遮严了，别被你父皇看到。”





沈柯乖乖地低下头：“长乐知道了，母……母后。”

那天晚上，沈柯被江封折腾得一夜没睡，到最后，嗓子哑得连话都说不了。第二天清晨，她腰酸背痛腿抽筋，连走路也发虚，换上雍容繁复的华服后被小寇子搀扶着出了卧房。

江封倒是神清气爽，没有丝毫疲态，一身宽袖青衫越发光彩照人。将她恭敬地送到马车前，他微微垂首道：“愿公主一路顺风。”

沈柯目光哀怨地望着他，困得真想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昨天她对皇后提起能不能让江封也去，有江封在，她至少会安心些。但是皇后一口回绝，说江封身份卑微，没有资格出现在那种重大场合，转头又让小寇子跟着好好儿照顾她。

沈柯这才深切地体会到，在这个时空里，江封这些男宠们也是见不得光的。

今早，几个前来服侍她的小宫女不约而同地在她和江封身上瞟来瞟去，羞得脸颊酡红。昨晚的动静可真大，她们候在屋外都听得清清楚楚。

“停一会儿，好不好？就一会儿，让我睡半个小时再来。”一夜求了不下十次，十次呀！

小寇子笑得更是意味深长，狗腿地对沈柯说：“公主，奴才已经备好了软枕，您在马车上可以先补眠。”

小寇子，还是你最贴心。沈柯感动地看了他一眼，抬脚踏上马车时突然腿软地踉跄了一步，直接摔到了站在背后的江封怀里。

江封自然地搂着她的腰，温柔地贴在她耳畔说：“公主请小心，封七扶您上车。”

江封，你是恨死长乐公主了吧？

沈柯在心里咆哮，她是不是强了你的人、霸了你的身、摧残了你的灵魂？她是不是害得你和你的青梅竹马不能终成眷属？

她是不是将你全家连看门的大黄狗都抓起来当人质逼得你不得不从了她？不然，真的需要我一整夜不合眼，头悬梁、锥刺股地学什么皇家礼仪，背什么王室族谱？！

学礼仪背族谱什么的就算了，那个六皇子的第七房小老婆喜欢吃酸萝